

顧一樵作

芝蘭與茉莉

文學研究會叢書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芝蘭與茉莉 前篇

(一)

祖母真愛我！從我生出來的時候，她就愛我。她的愛我簡直是她生活的安慰。呱呱墮地的我，還認不得祖母，祖母可早認得我了。她看護著我，幾乎一刻不離，好像我的生命就成了她的生命。這些話她就近還說給我聽的。

她說我剛生的時候，又肥又白。她真是喜歡得不住流淚。她要十分感謝賜給她這個寶貝的恩惠。她謝天謝地，還謝菩薩。

那時候她早已沒有兒子了！她的兒子是半年前暴病死了的。她自從沒有了兒子，就覺得天地都變了顏色，星月都失了光彩。她始終不相信她的兒子怎樣會被魔鬼奪走。她始終不明白她爲什麼竟這樣命苦。她清夜自省，在世上從沒有壞過良心犯過罪惡。獨自一個人吃盡了千辛萬苦，好不容易把她的一男一女撫養到大。現在連這個小兒子都不讓她有了，她還有什麼活的呢！最

可憐的還是她的媳婦了！每逢提到往事的悲哀，她總同人這樣說，她也曾經這樣告訴過她的小孫子。她時常教訓她的孫子，要時時刻刻把娘恩放在心上。

她從小孩子下地的一刻起，就替她媳婦抱了很大的希望，並且她時常默默祝禱，要叫這天賜的寶貝一定成爲他母親的安慰。她總想她自己年紀大了，再也來不及看見她孫兒長大成人；但是她的媳婦吃盡辛苦去撫養這個遺腹子，還可享些後福。唉！她的媳婦雖然命苦，可還有前途的希望；她自己呢，總等不及了啊！她看不見她孫兒的長大了，她恐怕只會看見她的小寶貝在母懷裏的這一刻了。她自從小孩下地的一刻起，就替自己這樣想。她越想越難受，不由不想到捨不得的亡兒，更不忍仔細多看她亡兒留給她的寶貝。她看見了小孩總是難受，她可總不肯離開小孩。

小孩子真多周折！小孩子忽然驚風，手脚抽筋，哭都不會哭了。母親一壁哭，一壁守着，祖母只嗚咽得不能成聲。白費了一年心血，終於是一場空，多麼慘啊！她看得小孩子多了，她知道她

的孫子再不會向着她笑了，再也聽不見小孩的哭聲了！什麼都黑暗了！她擡不起淚眼來，她也不知道她自己在那裏！

她又抱着她的小孫子了。她還是昏昏沉沉如在夢中。骨瘦如柴的小軀殼，倚着祖母懷裏。小孩子哭了，祖母抿着嘴笑，只覺得小孩子哭聲的可愛。

*

*

*

*

小孩子又病了，祖母急得什麼似的。可是她不再像上次那樣失望。她覺得她的小孫子既然是天賜給她的，決計不會再奪走。她死命也不肯放小孩子走，她知道小孩子也不肯輕易離散的。她這樣想，這樣安慰自己，急愁裏倒覺得安慰些。

慈愛的母親，獨自知道小孩子病的沉重。母親日夜看守着，精疲力盡。朝朝飲泣，夜夜歎息！但在祖母面前，還總是不露聲色。祖母有時聽得飲泣聲歎息聲，也還想不到小孩竟要離開他的慈母。

那天小孩子病更加重了。熱度非常之高，小眼珠上已經加上翳。他認不得母親，也叫不出媽

媽。慈母還忍得看麼！還忍得想麼！她恨不得把愛子緊抱着永遠不放。奄奄一息的小孩，禁得起她這樣緊抱麼！慈母哭了一聲『兒啊！……』竟倒在地下。

祖母只顧著替小孩灌湯灌藥。她的希望不知到那裏去了！她的血管要裂破了！最後的一刻就在眼前，她覺得她在人世的生活也要從此完結！

小孩子好像忘不了祖母，微弱無光的小眼輕輕擡了一擡，湯藥染濕了的灰白色的嘴唇，竟動了一動，吐出些沒有下咽的藥來。小孩子呼了一口氣，臉色不像剛纔那樣白得可怕了。他咳了一聲嗽，吐出好些痰來，小孩子竟哭出很慘憺的聲音。

三天以後，還聽得見小孩子微弱的哭聲。但慈愛的母親並不抱着小孩；她竟永遠不再抱她的愛子。

啊！這些都是不可回憶的事啊！兩歲的小孩子那裏曉得離開母懷的苦？祖母最替小孩子感覺到這種悲哀了！她飽嘗過人世一切的甜酸苦辣。她知道母親要緊抱著愛兒永遠不放，她更

悲傷兒子的不能緊抱著母親作最後的親熱。

小孩子連母親都沒有了。祖母看見小孩就流淚。祖母格外愛小孩了！祖母真愛我，她時時刻刻這樣，也不容我不時時刻刻覺得祖母最可慘最可悲的愛！

(二)

除了祖母以外，姑母最疼愛我了。因為祖母年老，家裏無人，姑母自然是常常回家。姑母常勸祖母到外面去遊玩散心。祖母總說明兒體弱，離家不放心，帶出去又怕招風受了涼。祖母爲了我正不知耽了多少干係費了多少心血！

寒冬過了，又到了可愛的春日。三歲的我漸漸茁壯了。祖母看着我一天比一天的肥白起來，非常喜歡。她現在還想得到那時候的情景。她現在每逢我吃白糖甜粥的時候總還同我說：『你小時候最愛吃甜粥了……白粥裏加了些白糖……一口口吃得真有趣……』我長得更肥更白了，人家却喜歡我。

那時候的情景，現在只可從那年春天所照的小照相裏得到不完全的印象。在山麓的一座

家園裏，密密層層的竹林真是幽雅。幾塊堆就的玲瓏石，倒也有趣。祖母抱我坐在這幅奇巧的圍屏前面，姑母站在旁邊，抱著那比我小五個月的表妹妹。妹妹緊偎著姑母的臉，笑迷迷地。妹妹萬想不到她旁邊還有一個無爹無娘的哥哥！妹妹的手，攔到哥哥的頭上了。哥哥滿臉笑容，動也不動。就是這樣留下一個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！我當時還不會記得這種情形，可是我從不會忘記這種充滿著神聖的愛的表現。

*

*

*

*

姑丈常在外邊做官，所以姑母常住在我家，妹妹也跟著一同來。六歲的時候，我附學到隔壁一家書房裏去識字。我每天早晨去吃飯時候回來，下午就不去了。妹妹在我家沒有別的小孩子一起玩，並且她也不喜歡同別的小孩子玩，天天等我真等急了。剛上學的幾天，每天早晨姑母送我到門口，看著老媽子把我送進隔壁的門裏去。妹妹跟著姑母送我，好像十分委曲似地。吃飯時候，老媽子來接我，她總跟老媽子走到門口等我。她同我一同進去，很快活地吃飯。她知道吃過飯明哥不上學可以同她玩了，明哥也知道他上完了學應該可以享到同妹妹一起的快樂。

我所有的玩具都是姑母買給我的，我也知道。我沒有一件東西不肯拿出來同妹妹玩，妹妹也覺得我的東西沒有一件不能讓她玩的。明哥兒的玩意兒真多，這些都是姑母愛憐我買給我的。我們倆小孩兒一起玩，祖母最滿意了，姑母也十分喜歡。我們時常在一起，我們自然有我們說不出的快樂。

明兒識的字漸漸多了，加以姑母時常教導，居然讀完了三本書。妹妹也要識字了，就由姑母教她，明兒天天晚上，也自己知道理舊書，妹妹也跟着溫識過的方塊字。祖母靠在椅子裏，只背些詩句。姑母做這針線，預備新年裏小孩們的棉帽子。姑母總先替明兒做，做好了再替自己的女兒做。明兒本來非常愛惜衣帽，並且他不等到妹妹的帽子做好，決不肯先戴。妹妹知道她哥哥在等她，恨不得媽媽一天就趕做起來；不過媽媽要是慢些，她也不急，因為她曉得明哥不在著急。

新年的時候，我同妹妹都穿著新衣服了。一樣的針線，一般的心血。我的姑母，她的媽媽。我們真高興真親熱啊！

明哥也不上學了。妹妹喜歡得什麼似的。姑母領著我們一同去向祖母拜年，祖母更喜歡得嘴也抿不攏。祖母撫摩著我們，我們伏伏帖帖緊靠在祖母身旁，動也不動，祖母給我們每人一串押歲錢，我們就商量要湊在一起去買一個小洋囡囡來玩。

隔幾年明兒考入縣立高等小學，妹妹也回家同堂房的姊妹們一起在私塾讀書。有時星期日我要到姑母家去走走，可是祖母總要小孩子多在家休息休息，很少放我出去。還是姑母有時候帶著妹妹回來，可以一同痛痛快快地玩幾天。姑母回來的那幾天，我真想告假不到學堂去，可是每天早晨，我還是鼓勵著脚步走到學堂裏去。我放學回來，書包剛放下，妹妹就來翻我的作文了。她有時候還要請我講故事給她聽。我凡是看了童話聽了故事，總是要講給妹妹聽的。妹妹拉著我坐在一起講，我也很願意把我聽過看過的講出來。有時候我講得不清楚，妹妹還要問個仔細。我憑著我小孩的腦經搜索出答案來。我覺得這比學堂裏考試還難。不過我每次總可以找到一種答覆，並且妹妹也總以為是滿意的。

有時候祖母也要坐在那裏聽我們講故事。我們你一句我一句說得笑了，祖母也忍不住笑了。我們聽得祖母的笑聲，纔覺得有人在偷聽我們的故事。我們不約而同地轉過身去跑到祖母身旁要聽祖母講故事。祖母有時講到可怕的鬼，小孩子們都嚇得擠在一起。

這些都是記不清的回憶了。我現在總夢想着要回到小時候重新經過那最甜美的生活。同妹妹在一起是多麼有趣啊！我也喜歡，她也喜歡，我們都喜歡。可是現在要想重新生活一過，只怕妹妹也不高興！

(三)

一年年過着，小孩子浪漫的生活漸漸地消滅了。每天學堂裏都有功課，比從前又繁又難。祖母雖然十分顧惜我，也總同我說：『明兒啊！書要好好唸啊！……』說到這裏，她皺一皺眉，趕緊又接著說：『可是你身體弱，太費心思也不好。……』我漸漸有些知識，也知道在學堂裏功課要緊。每天晚上回來，祖母催我翻開書本多讀。她還說：『早些唸完了好早些睡去。』祖母看着我唸書，好像我

唸的書她都十分關心。我放學回來也只跟著祖母在一起，決不想同誰玩耍作樂。

那一年夏天快要考畢業試驗了。倘若考在前五名，還可以直接升入上海最有名某大學的附屬中學去。我平常功課雖不壞，但是大考對於總平均很有關係。這次競爭非常利害，我要考在第六名便怎樣呢！我非常著急，竟感覺到生平第一樁心事的痛苦。祖母看見十二歲的小孩忽然這樣，起初覺得很奇怪，老問我爲什麼這樣不稱心。我本來不想把這樁事情告訴祖母，因爲我不願祖母替我擔憂。

祖母聽了，一面安慰我說好好預備大考，自然可以考在前幾名；眼淚却不由自主地流下來。我還不明白祖母爲什麼忽然傷心，直到祖母嗚咽地說：『明兒……你真要離開我了麼……』我忽然觸醒，覺得有無窮的悲哀在等候着我。好像我已經預備要離家了，好像我的行李都已經放在門口洋車上了，好像洋車夫等得不耐煩已經來作末次的催促了。我忍不得離別我可愛的祖母，我忍不得經過這種最殘酷的慘劇。我的腦經不能讓我多推測了。我只希望一切都是夢，一切都成夢，我還可以永遠同祖母在一起。

我居然考在第五名，後天的早車，校長就要親自送我們到上海去。祖母怎樣捨得啊！小孩怎樣忍心離開祖母啊！從學堂出榜的時候起，祖母就不住地籌思流淚。小孩子也不是沒有情感的啊！我早想到離家的苦，可是我也忘不了從小到大祖母常希望我「讀書」「做人」的話。枕邊的淚痕祖母好像早看見了。這兩天祖母只陪著我在一起，也絲毫不提準備離別的話。

那天天還沒有亮就醒了。翻來覆去再也睡不著，就偷偷地爬了起來。行李早已收拾好了，我也不敢問祖母幾時收拾的。吃完了早飯祖母同我說：『回頭你上姑母家去一趟吧！』我頓時覺得滿臉羞容，深恨小孩子的腦經爲什麼怎樣想不到！我趕忙換了一件衣服，就要到姑母家去，祖母只囑咐了一聲『早些回來』

我匆匆出門，一路上想着姑母待我怎樣好，我應該這樣感激。姑母就像我親生的母親一樣，我從小到大她不知費了多少心血陪了多少眼淚。我那裏曉得小時候的事情，可是她一向愛我，小孩子也感覺得到。姑母家是我出門唯一的去處，也是我最愛到的地方。我每次到姑母家去，姑

母總同我講許多話，一切她都關心；她有時看見了我，半響說不出話來，兀自流淚。小孩子的可憐，小孩子自己不覺得，使得關心人格外悲傷。

近來我好久沒有上姑母家去了！放了假總想隨便那一天都可以去，何必趕著熱天。那裏想到一向的疏遠是倉卒的離別的預兆呢！別的時候倒不去，何苦等到現在呢！

兩扇烏漆的牆門板着面孔向我；一對金色的銅環，瞋著怒眼怪我不該同他們這般疏遠。我低着頭只得走近前去，輕輕把銅環敲了幾下。還不聽見腳步聲來，心裏想這一次踏進大門，再來正不知何日，看門的何必這樣難爲我呢！再敲了幾下門，好容易纔聽見遠遠的腳步聲。真奇怪！好像不是看門老頭子踢韃的履聲。但我也沒有心思去細想。

我只顧要跨進門去。腳還沒有招起來，手却已經觸動了門上的銅環。銅環的響聲，震得我渾身發顫；我深悔到人家去不該如此著急。

雜踏的腳步聲，接著就是門門的吱咯聲。門豁然開了，迎接我的是一個胖媽媽。她看見我順口就說：『明官，你怎麼這樣早就來了呢！』我無心同她應酬，只點了點頭。一直望裏走去。走了幾步，

纔想到我該問姑母起來沒有。來不及再問了，還是一逕到姑母房裏去罷。我想胖媽媽問我的話，也許是嫌我不早來罷！我自己真不好，一向懶得那樣。假使姑母要問我同樣的話，我便怎樣回答呢？想到這裏，不由自主地覺得羞慚滿面。真奇怪，怎麼小妹妹都不來接我，她也嫌我晚麼？我好像受了十分委曲似的，心裏只想我今天來了，反正明天也不能來了，胖媽媽何苦來管我呢！

姑母好像早知道我明天要到上海去的事了，囑咐了我在外寒暖飲食小心謹慎的話。姑母的話裏都含著熱烈的淚珠，我低頭聽著也不敢望姑母。她歎了一口長氣，指著我說：『明兒啊！你現在到上海去唸書了……你的爹娘雖然……也喜歡……你自己該……明白……啊！』姑母半響不作聲，後來問了我一句『行李都收拾好了吧？』我勉強回了一聲『收拾好了』。姑母接著說：『明兒，你在這裏吃了飯去罷……』接著又說：『可惜妹妹有些不舒服，不能陪你玩。』

簡單的腦經，經不起情緒的激刺。呆呆坐了這樣久，竟想不到問一問小妹妹為什麼不在。直到姑母提醒了，我纔感覺到小妹妹不在旁邊的失望。我問了幾句妹妹的病狀，姑母說今天好得多了，我也覺得安心。我急著要看看妹妹去，姑母也很喜歡，她說妹妹在牀上病得厭煩了，我去同

她玩玩正好。

我輕輕地走進妹妹的臥房去。帳門掀開一幅，露出妹妹瘦小的面龐來。烏黑的柔髮，散亂得帶了淡金黃色。臉上白得真淨，微微透出來的紅暈，是病中帶來的一點嫵媚。我走近前去問了一聲『小妹妹，你怎麼病了？』她臉朝著我微笑，彷彿叫我不要問的意思。我覺得妹妹消瘦得可憐，可是也不想問那些張望病人的套語，因為妹妹的病狀，姑母早告訴我了。我彎了身子用手心摸一摸妹妹的額部，說『熱倒不大熱』。妹妹嗤的一笑，說『明哥，你放了學回家，原來倒學會了看病了。』她從紫蝴蝶花紋的夾被裏伸出一隻纖手來，接著說『明哥，你索性替我看看脈罷，謝謝你。』

她說著忍不住笑。我已經在牀沿上坐下，輕輕握著妹妹不可盈握的纖手，忽然覺得不好意思，就放開了手說『妹妹，你病已經好了，不用看脈了。』妹妹只是含笑，就讓纖手枕在紫蝴蝶的身上。

歇了一會，妹妹問我幾時開學，我竟不知道怎樣回答。我想要是告訴妹妹到上海去的事情，妹妹一定不願意聽。不告訴呢，妹妹早晚要曉得的，以後妹妹怪我早不該瞞她，反倒不好。歸結我鼓勵著我的勇氣同妹妹說『妹妹，我要到上海去了。』妹妹聽了很不好意思，倒好像在恨她自己。

疏忽忘了明哥已經畢業的事。妹妹轉念又問：『明哥，你真到上海去唸書麼？母親曾經同我說過上海大學堂多，我唸好了書也可以去。明哥，你還不去吧？讓我問問母親我也許可以跟你同去。』我滿心喜歡地說：『好極了，好極了！』我滿心願意等妹妹；可是校長囑咐我明天早晨一准要到車站的話，又跑到耳邊來了。我只得同妹妹說：『我明天早車就要走，今天特地來辭行的。』

妹妹聽了似乎有出於意外的驚訝。她喘了幾口氣，短促地說道：『這樣早麼？這樣快麼？』我這時候深怪我沒有早告訴妹妹這個消息。我看見妹妹著急，連忙說：『我先到上海去打聽打聽情形也好告訴你。你幾時要到上海，先寫信給我，我到車站去接你好了。』妹妹稍爲安慰些，呆了半響，忽然又問道：『那麼你明天還去不去呢？你看我病纔好，又不能到車站去。』我纔明白妹妹的意思，誠懇地說：『我們也不必講這種客套虛文。』妹妹好像受了委曲，忿忿地說：『那麼你也不要接我了。』我深悔說錯了話，也無言可說。一會兒妹妹伸手拉着我說：『明哥，你可不要忘了替我打聽啊……』

這時候姑母正拿著一碗雞湯蛋白進來。妹妹轉過去說：『娘不說讓我到上海去唸書麼？』